宋元學案

明道學案表

程顥 太中子 濂溪門人

劉絢

李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謝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廌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侯仲良

劉立之

朱光庭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 別見百源學案
蘇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邢恕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私淑靳裁之——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李俊民
明道續傳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並明道學侶

韓維

王巖叟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明道同調

宋元學案卷十三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于大程子述明道學案（梓材案明道學案謝山分爲二卷當有增補特其稾未全）

濂溪門人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爲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

父珦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秀爽叔祖母任抱之釵墜不覺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其處得之驗冠中進士第調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先生詰其僧曰吾有職事俟復見為吾取其首來觀之自是光不復見改上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是苗槁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而後得食待食數日矣而不死乃白漕司豫貯米營中死者減半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屬吏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豫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利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于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

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勿革者也熈寧初用呂正獻公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將退則曰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始退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于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

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新法既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先生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奄人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天方大寒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即親往啟門約少休三日後役衆驩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退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

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曹村埽決先生請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集渙以鎭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募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患始息水災請發粟司農遣使閱實鄰邑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以戸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張甚諸邑供帳唯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

告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于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
根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
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
自經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已坐
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元豐八年
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
氣盎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
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
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
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
也文潞公採衆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

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

先儒程子

百家謹案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啟文明之運逮後景德四年慶歷三年復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閒朱子曰元公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者有程氏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此定論也顧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峯為體其道雖同而造德自各有殊也

識仁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劉蕺山曰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識得後只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眞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己合彼之勞矣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誠之謂敬者一于誠而不二之謂誠只是識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一種無外之理封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心中一點活潑之靈滯作一物用背失之矣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

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道分明語也乃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後人只說得不須二句而遺卻上句此半提也尤見衞道之苦心矣

又曰朱子謂程子識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故近思錄遺之然誠敬存之四字自是中道而立

又曰識仁一篇總只是狀仁體合下來如此當下認取活潑

潑地不須著纖毫氣力所謂我固有之也然誠敬爲力乃是無著力處蓋把持之存終是人爲誠敬之存乃爲天理只是存得好便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泥不須防檢窮索則誠敬存之當在何處未免滋高明之惑子靜專言此意固有本哉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鑠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宗羲案明道之學以識仁爲主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其披

拂于人也亦無所不入庶乎所過者化矣故其語言流轉如彈丸說誠敬存之便說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矜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則與天不相似此卽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埽跡法也鳶飛魚躍千載旦暮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太高學者難看又謂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此所謂程先生者單指明道而言其實不然引而不發以俟能者若必魚筌兎跡以俟學人則匠羿有將而改變繩墨彀率矣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學未必盡其傳也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此與明道識仁

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間斷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蓋存得好就是誠敬誠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檢克己是也存正是窮索擇善是也若外此而為防檢窮索便是人為未有不犯三家之病也

百家又憶姜定庵先生希轍嘗于其家兩水亭問先遺獻學而時習之解答云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朱子曰學之為言效也總是工夫之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皆是然必有所指之的則合其本體而已矣明道之識仁是也時習者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明道識

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蓋其閒調停節候如鳥之肆飛冲然自得便是說也

附百家求仁篇孔門之學莫大于求仁求仁之外無餘事矣顧未知仁之奚若于何求之故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第仁道至大無可名言又非懸空想像可得卽識仁篇所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雖其言仁大旨已盡而在學者仍未易識如何之爲渾然如何之爲義禮智信而爲仁也繼此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又是識後之工夫其識前之工夫止于不須窮索句中帶補

出存久自明何而存之之道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程子于識前識後俱以一存統之也而先儒以爲此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然則爲淺學者于何而可以識仁仁不易遽識仍當于未識前思所以求之之方此宋史求仁篇之所由作也夫天下沿流而不獲者則當溯其源求仁之言出于孔子則當還自孔子之言仁者以求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禮天則也攝心之規矩也心不踰乎矩而有不仁者乎此以禮求仁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此以敬恕求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此

言願行行願言心存乎慥慥而不自知其緘默以求仁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曰先難而後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此以仁者之心胞與爲懷自強遠利無在而不存以
求仁也子貢問爲仁子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此求仁于友輔者也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
爲仁矣此求仁于感應者也其在人而直與之以仁者于
微箕比干則曰殷有三仁于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
蓋五人跡雖不同俱能以此惻怛之苦心懇摯婉轉于倫
類間而克全其至性者也于顏子曰三月不違與其不遷
不貳復禮而庶幾也于管仲曰如其仁就其功亦可稱也
至于仲弓可使南面矣子路可使治賦矣冉有可使爲宰

矣子華可使掌朝會矣皆曰不知其仁不欲以才混德也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曰未知焉得仁不可以一節槩生平也宰我之食稻衣錦季氏之舞佾歌雍道斥之爲不仁惡忘親嚴犯分也慨好仁惡不仁之未見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言夫全德之難其人也一日用力力無不足我欲仁仁斯至言夫奮往之當決其機也其他如仁者不憂仁者有勇觀過知仁殺身成仁仁者靜仁能守立人達人能好人能惡人無終日之閒違仁力行剛毅木訥近仁亦既詳矣而後儒則以爲聖人之言仁雖多究未曾正定說出使學者有畫一可由之路于是紛紛各立宗旨以矜獨得一似乎孔子有漏義乃賴後儒之補救也曾不知聖人之言

如詔入室學者得門八面皆可入況于哀公問政之對昭然已直揭其體實指其功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此聖人爾后之告實爲言仁之宗主當時之人孰不知之惟以聖門有此一言爲之主故其餘之言皆可因人隨事以指點穩不失斯言之會歸耳試以證之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親親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孔孟之言仁如出一口柰何不察後之君子謂吾性中曷嘗有孝弟來而反以孝弟也者爲仁之本故解作好仁之本明自背于孔孟與纔之後儒謂性生于有生之初知覺發于旣生之後性體也知覺用也性公也知覺私也不可卽以知覺爲性愛親敬長屬乎知覺故謂性中無孝弟而必推原其上一層不知性雖爲

公共之物而天命于人必俟有身而後有性吾身由父母而生則性亦由父母而有性由父母而有似屬一人之私然人人由父母而有則仍是公共之物夫公共之物宜非止以自愛其親然人人之所以自愛其親正以見一本大同之道所以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謂之天經者蓋以此愛親之心具自孩提之童不學不慮一本乎天乃吾良知良能之知覺即性體也及長而知敬兄者此也忠君者此也勇戰者此也仁民愛物者此也無二心也故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猶謂孝弟之非仁乃藐之而他是求邪且佛氏之言性何嘗不精所以為異端者正以不就人言性求性于父母未生前合

含生蠢動以爲本覺于是其視父母也甚輕害道之大全在于此孔子言性止就人而言故孟子道性善亦曰人無有不善不合牛犬于內也言仁則曰親親以無父母卽無此身父母卽天地我與父母固結而不可解之心不知其所自來此天然之至性乃所謂仁也儒釋之界限惟此吾儒胡爲而復墮其霧乎王塘南曰聖學主于求仁而仁體最難識若未能識仁只從孝弟上懇惻以求盡其力當其眞切于孝弟時此心油然藹然而不能自已則仁體卽此可默會先遺獻曰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禮則義理之發源在于父母人能事事以父母爲心便是天理便是仁也嗚呼孔孟求仁之學惟塘南與先遺

歟可謂撥雲霧而睹青天矣

楊開沅謹案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即大學格物之物所謂有物有則也此道與物無對即大學中庸必愼之獨天命之性體也惟萬物皆備于我所以同體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所以無對

定性書

百家謹案橫渠張子問于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于外物何如先生因作是篇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于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于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苟規規于外誘之除將見滅于東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
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
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
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
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
曰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
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
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

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百家謹案先生他日又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劉蕺山曰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六段看而意皆融貫不事更端亦不煩詮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常定乃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之常以下即天地之道

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也人之情以下言常人之情自私用智所以異于聖人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以明自私用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即聖人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怒之一端于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常寂而常感故有欲而實歸于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常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汩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祕密藏即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百家謹案性無內外云者羅整菴云內外只是一理也情順萬物而無情者先遺獻云此語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謂情順萬物也若是無情則內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無情只是無私情如下文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怒而無自私用智之喜怒

百家又案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于京師分作四層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是日天下計吏俱在京咸會

于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灣並
叅講席莫不飽飫斯義

語錄

詩書中凡有一箇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在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疑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中庸言誠便是神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冬夏寒暑陰陽也所以運用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

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劉戢山曰神更不說體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神無方化之妙處即是故以用言

楊開沅謹案誠便是神之體但體物不遺故不可以體言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于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劉蕺山曰先升而後降如何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

咸恆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劉蕺山曰神化原是一箇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

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劉蕺山曰一不獨立便是二不是一以生二正如月落萬川處處皆圓月本水之精卽水成象不是假象纔看是一个隨看卻是千萬个千萬个卻是一个在天非一在川非萬一者是質萬者是文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有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只是性各正性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

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

劉蕺山曰說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不有道字幾落禪詮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于風氣亦自別也

視聽思慮動作天也人于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

劉蕺山曰物有善惡神無善惡無善無惡乃爲至善吾輩時常動一善念細揣之終是多這念有這念便有比偶有比偶

便有質勝譬如一疋稍粗說細便有麄者形他又有更細者形他故曰毛猶有倫○盈天地閒皆道也學者須是擇乎中庸事之過不及處便是惡事則念之有依著處便是惡念擇善卻不在事上直證本心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于東或行于西卻謂之流也

劉蕺山曰遡流尋源其必由學乎學者但養得未發之中思過半矣

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

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至誠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劉蕺山曰把捉正是障

人心不得有所繫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切脈最可體仁

劉戢山曰脈脈不斷正此仁生生之體無間斷故無痿痺一斷便死了不仁者如邵子所謂不知死過幾萬徧卻是不會生一般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

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意周流而無閒斷卽未發之喜怒哀樂是也遇有感觸忽然迸出來無內外之可言也先儒言惻隱之有根源未嘗不是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耳擴充之道存養此心使之周流不息則發政施仁無一非不忍人之心矣政又案但不可言發者是情存者是性二句一時恐未必得解人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

不學便老而衰

百家謹案先遺獻每道此語且云體驗實然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下有明道見謝子記問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爲我疑于仁墨氏兼愛疑于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

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曰仁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後名實者自爲卽此也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害事謂凡人所行害政謂各國所爲若是推其流弊恐其後來何以言盈天下乎無父無君之禍正是指當時而言也朱子言無君只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濟泊其孝不周據如此言卽有之亦是一身一家之事孟子何至痛切如此楊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直是夢語楊墨之道至今未

愢程子曰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愚以爲佛氏從生死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卽是一箇爲人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與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朱子言孟子雖不得志于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豈其然哉孟子方痛其不能滅息而以口舌爭之所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庶幾望之後人之能言距楊墨者正是言其久亂而不治也

觀雞雛可以觀仁

劉蕺山曰豈惟雞雛盈天地間並育並行莫不足觀仁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不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劉蕺山曰仁者人也識得此理存之卽是若不識本來面目强欲以人爲湊泊則遠人爲道矣敬卽念而存也義卽事而

存也只此敬義工夫便將天地萬物打成一片都存在這裏了方成其爲人

楊開沅謹案敬義立則與物同卽物格也仁者無對卽慎獨而意誠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劉蕺山曰只是陰陽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盧彙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劉蕺山曰識此意方可言勿忘勿助不然亦是說夢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
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
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敬勝百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卽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劉蕺山曰荀子二語並稱亦見他請事斯語分明篤恭而天下平氣象卻嫌四勿猶落聲臭支離在而象山又本程子之言以推尊仲弓不知孔子教人何嘗不皆是天道但不可得而聞耳仲弓資性厚重而用功于敬至此夫子只是要打成他一片處近乎一貫之呼矣荀子雖未爲無見抑亦佛老之學卽是論性之解此派相沿誤盡後人總之不識所爲天道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

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

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閒斷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

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妄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劉戢山曰此無欲學聖之旨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塗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
楊開沅謹案敬以直內卽忠也義以方外卽恕也聖人亦止如是所以云一以貫之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難克己也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百家謹案此己便開王陽明宗旨矣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勿忘勿助之閒正當處也

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繫于人

人心莫不有知唯蔽于人欲則亡天德也

此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

宗義案父母全而生之原不僅在形體聞道則可以全歸矣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于聖人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九思各專其一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正物是二本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于物則物理盡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劉戡山曰便說樂道亦是只看道是何等物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告神宗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百家謹案此即是欲立欲達之體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性靜者可以爲學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

與于詩立于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于樂自然見無所用力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

自舜發于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于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

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

事豈可得而知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

之意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梓材謹案原本下有二條今移爲附録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

楊開沅謹案此即意也即獨也即良知之本然物之當格者也陽明戢山乃爲道破耳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无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

二事爲類至于千百至于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劉戢山曰正是要字好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解必有事焉引此當寫字時橫一爲學之心在內則事與理二便犯正之爲病更轉一語曰正是要字好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言也厲

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耳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百家謹案此則未免說得太高人與物自有差等何必更進一層翻孟子案以蹈生物平等撞破乾坤只一家禪詮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事業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須與放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充塞則不能贊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賸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楊開沅謹案若別有天地則不可謂獨矣故曰仁者與物同體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

楊開沅謹案參贊皆是同體中事如人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不可謂耳有助于目足有助于手總是一箇誠耳若手足痿痺便是不仁矣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

與叔所問今日宜不在有疑今何差池者蓋爲昔有雜學故今日疑所進有相似處則遂疑養氣爲有助便休信此說蓋前日思慮紛擾今要虛靜故以爲有助前日思慮紛擾又非禮義又非事故如是則只是狂妄人耳懲此以爲病故要得虛靜其極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

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又如絕四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槁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直截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觀天地生物氣象

息止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

得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淸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淸用力緩怠則遲淸其淸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淸來換卻濁亦不是取

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淸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于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感非自外也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

心要在腔子裏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腔子指身也此操存之法愚則反之曰腔子要在心裏令人大槩止用

耳目不曾用心識得身在心中則髮膚經絡皆是虛明佛氏有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何處容其出入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灑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學始于不欺闇室

楊開沅謹案純公處處提倡愼獨不待蕺山也

風竹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德至于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大凡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知止則自定萬物擾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象所見而已智者知東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惟聖人明于定分須以東爲東以西爲西

闖見如登九層之臺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

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卻入井中也不害

覺悟便是信

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克勤小物最難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自不足也譬如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依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摸他道理只爲自家內不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便借他的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于書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廢時日于道便有妨處只此喪志也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季衡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

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謂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矣

惟善通變便是聖人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

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至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雖聰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與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百家諸案樂記已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先生始發越大明于天下蓋吾儒之與佛氏異者全在此二字吾儒

之學一本乎天理而佛氏以理爲障最惡夫理先生少時亦曾出入老釋者幾十年不爲所染卒能發明孔孟正學于千四百年無傳之後者則以天理二字立其宗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真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緣何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

宋元學案卷十三終

宋元學案卷十四

餘姚黄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明道學案下

陳治法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稱事爲制乎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稱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

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願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于治矣然儒謂今世人情已異于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于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畧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存口分授田之

制令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䘏俾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于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介冑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于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目爲公人舉以入官

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于儲餘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䘏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

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倘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虞壞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

百家謹案先生所上神宗陳治法十事觀其文彩似乎不

足案其時勢悉中肯綮無一語非本此中至誠之流露也

此眞明體達用之言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之掌惜惑于王安石而不能用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于濂溪即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

明道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云顥每日嘗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

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弟之相信如此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見㬎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一日神宗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

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容

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

熙寧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敷淸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遊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梓材謹案原本有明道見上稱介甫之學與神宗問安石之學二條今移入荆公新學畧

王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己者而獨不怒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

內之民凶年飢歲免于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開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嘗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孔子爲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

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開放不開放只是守開又近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幾于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是放開也

梓材謹案前二語黎洲原本所有下移上蔡語錄以足之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多謝子不覺面赤身汗

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于道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心也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愼不要循行數墨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册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予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某問以臨民曰使民各輸其情又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又曰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童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

范淳夫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此條作陳忠肅公瓘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茱公沈諸梁問孔子于子路至自是以

來嘗以寡陋自愧一大段今以其文與陳鄒諸儒學案複出以其前三十六字倂入了齋附錄而僅留范公二語于此

邵伯溫曰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于府旣罷謂康公之子兵部宗師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旣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

行以疾卒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于
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朱公掞杜
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年四十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
一月
劉左司曰誠意積于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
在臨政上下響應補
震澤記善錄曰明道云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窮經進學須是日
就月將補
呂氏童蒙訓曰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不同者皆私心
也至于公則不然補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補

又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予有一事可實其說游定夫訪龜山龜山曰公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龜山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于聲容色理者如在吾目中矣補

棗水心習學記言曰案程氏答張氏論定性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當在外時何者爲內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

萬事而無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內外兩忘無事則定定則明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皆老佛語也程張攻斥老佛至深然盡用其學而不知者以易大傳誤之而又自于易誤解也梓材案謝山注云指无思无爲諸語子思雖漸失古人體統然猶未至此孟子稍萌芽其後儒者則無不然矣老佛之學所以不可入周孔之道者周孔以建德爲本以勞謙爲用故其所立能與天地相終始而吾身之區區不豫焉老佛則處身過高而以德業爲應世其偶可爲者則爲之所立未毫髮而自夸甚于邱山至于壞敗喪失使中國胥爲夷狄淪亡而不能救而不以爲己責也嗟夫未有自坐老佛病處而辯老佛以明聖人之道者也補

呂子約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 補

胡敬齋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于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于掌惜乎神宗惑于王安石功利之言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公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羅整庵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

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于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眞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曷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唐一菴曰明道之學嫡衍周派一天人合內外主于敬而行之以恕明于庶物而察于人倫務于窮神知化而能開物成務就

其民生日用而非挾陋固滯不求感而物應未施信而民從筮仕十疏足以占王道之端倪惜早世未極其止

百家謹案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識先生之所以爲眞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于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自明曰先實有諸

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懵懂失向沿門乞火者便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箇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于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于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顧裕陵亦有意于先生而不容于安石之褊拗且年壽亦不永富

鄭公曰伯淳無禍天下之人也無福信哉

明道學侶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明道同調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明道門人濂溪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監揚謝上蔡先生良佐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廌山先生酢別爲廌山學案

龍學呂晉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侍刑門先生仲艮

承議劉先生立之

學士朱先生光庭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博士蘇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尚書邢和叔恕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明道私淑

靳先生裁之

靳裁之潁昌人少聞伊洛程氏之學胡文定入太學時以師事之參姓譜

靳先生語

士之品大槩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補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靳氏門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明道續傳

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少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以經義舉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教授鄉里其于理學淵源冥搜隱索務有根據金源南遷後隱嵩山再徙懷州俄復隱西山旣而變起倉卒人服其先知先生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皇極數學時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爲弗及世祖在藩邸以安車召至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遣中貴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卽位其言始驗而先生已卒年八十餘賜謚莊靖先生 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郝陵川爲明道伊川兩先生祠堂記云泰和中
鶴鳴先生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廷試冠多士
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盛鶴鳴澤州人澤州
學者多原于明道所謂先生之學蓋謂明道也

宋元學案卷十四終